

〔元〕王實甫 著

集評
校注

西廂記



〔元〕王實甫著
王季思校注
張人和集評

集評校注西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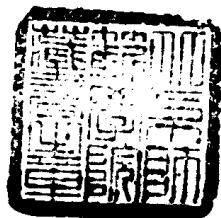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244

1107244



集評校注西廂記

(元)王實甫著

王季思校注

張人和集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2.75 插頁 2 字數 25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

統一書號：10186·700

定價：2.60元

我怎樣研究《西廂記》（代序）

王季思

我怎樣研究《西廂記》，這題目是同學們給我出的。這問題不好談，因為牽涉到個人的地方太多，難免主觀片面。但也有好處，可以回顧一下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準備談四個問題：一、我怎樣愛上《西廂記》；二、我怎樣研究、整理《西廂記》；三、在研究中解決了什麼問題，還有什麼問題未解決；四、談談個人的兩點感想。

我怎樣愛上《西廂記》？首先是它的舞台形象吸引了我。我出生在南戲的發源地溫州，那里民間演出較多。我的老家上田村周圍有好幾個村子，每逢春秋兩季，各村輪流演社戲，我幾乎每次都去看。當時經常演出的節目有《琵琶記》、《荆釵記》、《西廂記》等。演《西廂記》紅娘角色的是個著名的老藝人，名叫高大梅。他演《南西廂》中的「月下圍棋」、「鬧簡」、「拷紅」等都很出色，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愛《西廂記》就是從愛它的舞台形象開始的。

其次是《西廂記》的清詞麗曲吸引了我。我年輕時不大會欣賞《西廂記》的說白，但却十分喜愛它的曲詞。因為我從小背了許多唐詩宋詞，順流而下，覺得《西廂》劇的曲詞漂亮極了，讀來真是象《紅樓夢》中所形容的「詞句警人」，感到餘香滿口。

最后是《西廂記》的反封建精神引起了我的共鳴。我青少年求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

至國內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當時我受新思潮的影響，有追求戀愛自由、家庭民主的願望。封建家長最怕我們年青人看《西廂記》、《紅樓夢》這類書，但他們越禁，我們越愛看。書中崔鶯鶯、張君瑞追求個人自願結合，提出「願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口號，不知不覺打動了我，使我走上與他們類似的生活道路，甚至比他們更大膽。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我怎樣研究、整理《西廂記》？這可分三個階段來談。

第一階段，是對方言俗語的考證，用前人治經的方法來考證戲曲小說。我採用這種方法決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受清末著名學者孫詒讓的影響。孫是溫州瑞安人，和我有間接的親戚關係。我在瑞安縣立中學學習時，就住在他的家裏。孫家藏書很多，並有一些經孫氏親筆校勘、批注的本子。我看了他的部分手稿以及和同時學者討論問題的通信，非常欽佩他學問的淵博和治學態度的謹嚴。後來我對元人雜劇的校勘和考證，如果說態度還比較認真的話，就是這位前輩學者影響的結果。那麼，我為什麼不沿着他的足跡，用他的治學精神去考證《周禮》、《墨子》等著作呢？這又與「五四」時期提倡平民文學有關。當時不少人為小說、戲曲作考證，認為它們的價值不在羣經諸子之下。我在這種風氣影響下，開始考證《西廂記》的方言俗語，用治經的方法來治戲曲。這可說是地方前輩學者考證學的傳統和「五四」時期平民文學的思潮結合的產物。

爲了做好考證工作，我做了兩次關於元人戲曲的俗語方言的卡片。第一次卡片是在江

蘇松江教書時做的。抗戰期間松江淪陷，全部丟失了。第二次卡片是在解放後做的，現在還保留着大部分。爲元劇俗語方言做卡片的工作不僅對研究《西廂記》有用，而且爲我後來研究關漢卿、馬致遠等其他元人戲曲打下了基礎。把全部元曲中難懂的詞句都摘錄出來，做成卡片，這工作是很笨、很艱苦的；現在做學問的人，願意這樣做的並不多。但是如果認真做學問，從弄通語言文字入手是不可少的。

第二階段，是對故事源流的探索，可以說是用前人治史的方法來研究戲曲小說。這方面直接指導我的是東南大學教戲曲的吳梅先生，同時還受王國維先生《宋元戲曲史》等著作的影響。吳先生上課一口蘇州話，我最初不大聽得懂他的話，但在課外找他談，却談得很好。他很愛護青年，經常借書給學生看。他第一次借給我的就是暖紅室刻本的《六幻西廂記》。除王實甫的《西廂記》外，還有唐元稹《會真記》、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以及明李日華、陸天池的兩種《南西廂》。由此引起我研究《西廂記》源流的動機，從詩歌、小說、諸宮調等方面對《西廂記》的人物故事追本溯源。《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一文就是這種探索的成果。

第三階段，是對《西廂記》思想藝術的評價。《西廂記》的版本很多，評論也多。解放前，我選擇了前人的部分評語，編成《集評校注《西廂記》》一書，初步總結了前人對它的思想藝術的評價，但還沒有提出自己的看法。解放後，我在《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一文中，分析了這個劇的人物塑造、語言運用等問題，主要是從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等觀點來評價。「文

化大革命」期間，我長期靠邊站，書不能教，文章也不能寫，就專心閱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我聯繫中國的歷史文化反復學習，反復思考，對《西廂記》的戲劇內容產生了新的看法。另一方面，解放后的新中國也爲我進一步評價《西廂記》提供了條件。解放前，想看一場荀慧生演的《紅娘》是千難萬難的；解放后，我參加了中國戲劇家協會和廣東省戲劇改革委員會，有機會看到全國各地最優秀的劇團、演員的演出，如袁雪芬、徐玉兰演的越劇《西廂記》，河南常香玉演的豫劇《紅娘》等。我又看了一些中外的優秀電影、話劇，學習了馬克思、列寧有關婚姻、家庭的論述和文藝理論著作，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形成了對《西廂記》的新看法。《從〈鳳求凰〉到〈西廂記〉》一文，就是這些看法的總結。拿這篇文章和《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相比，兩者有連帶關係，但思想體系各異，前者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評價劇作的思想藝術成就，後者則僅僅用自由戀愛和平民文學的觀點加以評價。

現在談第三個問題：在研究中解決了什麼問題，還有什麼問題未解決？這可分五個方面來談：

第一、版本問題。我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金聖嘆評點本的問題。金本是清初至解放前最流行的本子，我年輕時看的是金本，接受的也是金聖嘆的觀點。金本充分肯定《西廂記》的前四本，認爲是王實甫所作，這是對的。但他把第五本看作續本，貶得一錢不值，是錯誤的；他爲了證明自己的某些觀點，還假借古本，妄改曲文，這就更錯了。清末開始有人懷

疑金聖嘆的看法，翻刻了明末一些比較接近原著的本子，但沒有將它們與金本作認真的比較、分析。一九四四年，我的《西廂五劇注》出版後，金本就逐漸少人看了。我的《西廂五劇注》以凌濛初本爲底本，吸收了王伯良、毛西河、汲古閣六十種傳奇本的長處，並參照了《雍熙樂府》所錄的《西廂記》曲文，有所校正。又對原本中的異體字作了些劃一的工作。這樣，我的本子出版後，金本就自然少人看了。還未解決的問題，是解放後新發現的本子，還來不及仔細研究。如一九五七年《古本戲曲叢刊》收集的明弘治年間的刻本，以及劉龍田、張深之等的本子。最近北京中國書店還發現了可能是元末明初刻本的《西廂記》的殘頁。如果現在要出版一個更好的《西廂記》本子，那麼，對這些新本都應作認真的校勘。其次是插圖問題。解放後出版的《西廂記》本子，插圖很少。其實過去《西廂記》的插圖是很多的，特別是明末清初本的插圖，有不少出自當時名畫家之手，更爲珍貴。還有異體字的整齊劃一問題。古本有些字體今天已不通行。爲了便于今天的讀者，我將一些聲音、意義相同的異體字改爲今天通行的字。如「每」字改爲「們」字，「妳」字改爲「奶」字，「忒」字改爲「太」字等。但學術界有些同志認爲這是「妄改古書」，將來人家看到原刻本會看不懂，應保留古書的原貌，這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方言俗語問題。過去對《西廂記》的方言俗語爭論很多，解釋不一。我由於對元人戲曲的方言俗語及前人的注釋，作過比較認真的調查研究，較好地解決了《西廂記》的語言問題。

題。沒有解決的主要是文體問題。我的本子用文言文注釋，影響了今天某些讀者的理解。其次還有漏注和存疑的地方。如劇中《拷紅》折里紅娘唱的「世有、便休、罷手」句，過去我以為「世有」是「世上有」的意思，不用注釋。後來看了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彙釋》，說「世有」是「既有」的意思，因此我是漏注了。存疑的地方如張生赴京科舉時，接到鶯鶯叫琴童帶給他的琴，有「閉門學禁指」的一句唱詞，「禁指」我也解釋不了，只能存疑。

第三、《西廂記》的作者問題。這問題向來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種說法：關漢卿作；王實甫作；關作王續；王作關續。金聖嘆本流行后，王作關續幾乎成了定論。我根據《錄鬼簿》和元末明初的其他有關材料，作了比較全面的考證，認為《西廂記》五本都應是王實甫的手筆。一九六一年，楊晦同志發表文章，認為《西廂記》的第五本與前四本的風格迥然不同，應是另一作者手筆。陳中凡先生也發表文章，認為元人周德清稱「關、鄭、白、馬」為元曲四大家，沒有列入王實甫。因而懷疑《西廂記》作者并非王實甫，而是比鄭德輝更晚的一個作家。我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頁發表文章與陳先生商榷，經過兩次爭論，觀點逐漸接近。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使《西廂記》的作家問題終於接近解決；但第五本有部分曲詞確實不類王實甫的手筆，我懷疑它是從當時民間另一個本子沿襲來的。還未解決的問題，是王實甫的姓名、職務、生平，這均有待於進一步考察。天一閣藍格本《錄鬼簿》在「王實甫」下注：「德名信，大都人。」「德名信」可能是「名德信」的倒文，也可能是「名信德」的倒文。據《傳奇彙考標

目校勘記：別本第八「有」王德仲，大都人，一云即王實甫」的注文。「德仲」當即「德信」，以形近而誤。因此，王實甫名德信，是比較可信的。

關於王實甫的生平，有人根據明散曲集《詞林白雪》所載的《商調·集賢賓·退隱》一曲中有「有微資堪贍，有亭園堪縱游」等句，推測他做過官，有點積蓄，晚年過着悠閒的退隱生活。如果這套曲子確是王實甫寫的，那他就是個隱逸詩人。但據明初賈仲明爲王實甫寫的《凌波仙》吊詞看，他却是個過着「風月營密匝，列旌旗；鶯花寨明彫彫排劍戟」的生活的書會才人。這兩種說法哪一種對？我覺得《退隱》這套曲子的消極出世思想與《西廂記》蔑視封建禮法的叛逆情緒對不上號，因此認爲賈仲明的說法比較符合《西》劇作者的實際。再說，比《詞林白雪》早出的《雍熙樂府》也選錄了《退隱》這套曲，但沒有署王實甫的名字。這套曲子是否王作，也是值得懷疑的。至于有人根據元蘇天爵「一三三七年爲元名臣王結寫的行狀里，有「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台監察御史」的話，認爲王實甫就是王結的父親，更不可信。從蘇氏行狀看，王結父一三三七年尚在世，而鍾嗣成在一三三〇年作《錄鬼簿》，已稱王實甫爲「前輩已死名公才人」。這兩個王德信不可能是一個人。

第四、源流問題。把《西》劇的故事放在中國文學史的長河里來考察，可說是源遠流長。從源來說，它可追溯到卓文君、司馬相如的《鳳求凰》，更遠的可以追溯到《詩經》中許多被朱熹罵爲淫奔的詩。從流來看，影響到今天各種地方戲曲、小說、說唱等，甚至影響到外國文

學。元明以來有人稱《西廂記》爲《小春秋》或《崔氏春秋》，其實它在人民羣衆中的影響比孔子的《春秋》或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要大得多。《西廂記》比較近的來源是元稹的《鶯鶯傳》，寫的主要是他自己婚前的戀愛生活。北宋末年的學者王性之對此已作了考證，基本符合實際。我在考證《西廂記》的來源時，根據兩種新材料，作了些補充。

一、元稹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中「光陰聽話移」句下自注道：「樂天每與予游，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新昌宅指白居易在長安的住宅。《一枝花話》指唐人小說《李娃傳》的話本。「自寅至巳」是凌晨至上午十一點鐘。這樣長的時間，故事還未聽完，可見元、白對民間說唱的愛好，亦可見當時士大夫愛好民間文學的風氣。元稹《鶯鶯傳》寫鶯鶯的形象這樣動人，和他受民間通俗說唱文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二、蘇軾的詩詞中，有四處用了《鶯鶯傳》的故事：

- 1、「詩人老去鶯鶯在。」（《贈張子野》詩）
- 2、「美人依約在西廂。」（《南柯子》詞）
- 3、「爲郎憔悴却羞郎。」（《定風波》詞）
- 4、「吹笙北嶺，待月西廂。」（《雨中花慢》詞）

由此可見，蘇軾是很熟悉《鶯鶯傳》的。蘇軾門下的詩人秦觀、毛滂、趙令時也都用過北

宋的詞調來歌唱鶯鶯。特別是趙令時，用十二首《商調蝶戀花》來歌唱鶯鶯的故事，並對張生「始亂終棄」的結局表示不滿。從這些材料來看，蘇軾派作家對《鶯鶯傳》的傳播和改造起了重要作用。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對《鶯鶯傳》結尾的改造，可能也受到他們的影響。

源流方面還未解決的問題，是從晚唐到宋初，還未找到確切的材料，說明《鶯鶯傳》在當時流傳的情況。至于支流、分流，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更多，初步估計有三方面的問題。

一、改編本的問題。《西廂記》流行後，出現了許多改編本，各本妍媸不一。南戲有李日華、陸天池兩種改編本，李本基本保持王西廂的面貌，從明末以來的昆劇大都用李本。田漢同志改編的京劇《西廂記》，在結尾處寫鶯鶯與張生雙雙出走，也是改得較好的。如果我們能將這些改編本都研究過，集中各本的長處，寫出一個新的、適合今天舞台演出的本子，那將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二、續改本的問題。王實甫的《西廂記》劇出現後，有的人認為它是傷風敗俗之作，甚至誣蔑他子孫好幾代都是啞吧。還有人認為王實甫不應改變《鶯鶯傳》的悲劇結局，因而出現了不少歪曲王實甫原意的續改本。如明末卓人月的《新西廂》，依照《鶯鶯傳》的原型，寫張生「始亂終棄」，「善于補過」。又如周公魯的《錦西廂》，沈謙的《美唐風》，都反對崔、張的自願結合，以鶯鶯與鄭恒結合終場。拿這些續改本和《王西廂》比較，可以看出古典文學領域中兩種

思想傾向的斗爭：一種是維護封建家長的統治，另一種是歌頌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三、受《西廂記》影響的新作的問題。這些新作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模仿《西廂記》的格局，改換了劇中人的姓名，如把崔鶯鶯改成董秀英、樊素，紅娘改成梅香、小蠻等。白樸的《東牆記》，鄭德輝的《傷梅香》就是如此。這些東施效顰的作品，成就不能與《西》劇相比。另一種是在《西廂記》的思想影響下另闢新路的作品，有的相當成功，如《牡丹亭》、《紅樓夢》。從杜麗娘傾慕崔、張，賈寶玉、林黛玉稱譽《西廂記》，都可見這些愛情作品是受了《西廂記》的影響的。可貴的是，它們並不是模仿《西廂記》的格局，而是繼承他的反封建精神，根據各自時代的不同要求，發揮創造性，另辟路徑。因而，在各自的時代里，取得與《西廂記》同樣輝煌的地位。

第五、評價問題。解放後學者對《西廂記》的評價，基本是肯定的。五十年代中期討論《中國文學史大綱》時，有人認為王實甫的成就不如關漢卿，不必專章論述，但最後還是肯定的意見占了上風。當時主要肯定崔鶯鶯的叛逆性格，肯定劇作提出的「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口號，具有反封建的意義。我在一九五五年寫的《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一文中，曾對自己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研究心得作過小結：

自從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出世之後，到現在又過了六百多年。當時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首先演出的大都，今天已成爲人民的首都。這一部曾經爲古今無數熱愛自由的青年男女所愛好的戲曲，

也只有在這人民的時代，才被一致承認爲古典文學裏的偉大著作。張生、鶯鶯、紅娘，這些在封建時代爲無數優秀藝人所共同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人民政府正確的戲曲改革方針指導下，重新以極其光輝的形象出現于新中國廣大人民的面前。

我接受了「五四」以來反封建的思潮和繼承了我國平民文學的傳統，結合新的歷史時期的要求，對它的杰出成就作了概括。今天看來，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還存在着兩個重要問題：第一、《西廂記》是愛情戲，而我却對愛情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缺乏認識。愛情，馬列主義著作中稱爲「性愛」，從男女兩性的關係來說，我認爲這是比「愛情」更爲準確的提法。過去封建道學先生將這個問題神祕化，似乎是提不得的，而小市民則片面追求黃色、庸俗的東西，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但究竟怎樣看才正確，我自己也不清楚。這樣，我當時對《西廂記》的評價就仍流于表面。其次，我還沒有將文藝作品放在一定歷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中來考察。文藝作品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歸根到底要受經濟基礎的制約。要對愛情作品作出科學的評價，就要聯繫當時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化，看這個作品的思想是否反映了那個時代進步的傾向，對當時的生產發展起積極作用。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論點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

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我認真讀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聯繫《西廂記》和其他愛情作品深入思考。這樣，我才寫出了《從〈鳳求凰〉到

《西廂記》這篇文章。這是我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西廂記》等愛情文學作品的總結。文章第八頁有一段話，談到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的兩性關係，由于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制約，采取了一夫一妻制的形式，但又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賣淫和通奸成爲這種婚姻的補充形式。這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來分析性愛。在過去，我是不可能這樣寫的。文中還談到卓文君、司馬相如的喜劇故事怎樣演變爲《鶯鶯傳》這個悲劇故事，《鶯鶯傳》的悲劇故事又怎樣演變爲《西廂記》的喜劇。它反映新興市民階級和開始走下坡路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從藝術成就看，故事內容更加豐富，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大大超越了《鳳求凰》和《鶯鶯傳》的藝術成就。

現在談最後一個問題：個人的兩點感想。

一、我在青少年時期對《西廂記》等作品的愛好，以及「五四」時期新思潮的影響，使我有可能從封建家庭的堡壘里突破缺口，走上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這一點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也永遠感謝幫助我走上這條道路的一些親人和朋友。當然，這其間不但給自己也給別人帶來不少痛苦。我的《西廂五劇注》出版后，有人寫詩嘲諷說：「不讀六經談五劇，《西廂》浪子是前身。」在舊社會，凡是研究《西廂記》、《紅樓夢》的人，往往被看作浪子。但我從來不後悔，也無怨恨。因爲通過研究這些書，多少幫助我擺脫封建大家庭的束縛，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二、解放后，我繼續研究《西廂記》及其他古代愛情作品，同時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欣賞了舞台上、銀幕上一些新的戲曲、電影，還閱讀了部分外國文學作品，才有可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重新認識從《鳳求凰》到《西廂記》等古代愛情作品，部分地回答了前人不能回答的問題。這條道路是很艱苦的，挫折也不少。我曾因在政治學習時引了明人的兩句話：「少年得閨房之樂，中年得友朋之歡」而屢受批判，「文革」時更因我講授《西廂記》等愛情作品而受到嚴重衝擊。這其間給自己也給親人帶來更多痛苦，但我也後悔，因為解放後我有機會接受黨的教育，有機會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這不是倒退，而是前進了。

最后，讓我引一段恩格斯在《論卡爾·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話，作為我們今後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即令只要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種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講空話是無濟于事的，這樣的任務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審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歷史材料才可解決。

附記：這是一九八〇年六月我在中國戲曲史師資培訓班上的一次講話，由羅斯寧同學據錄音整理。

崔嬪趙昭火



宋畫院待詔陳居中摹